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統

統字應元，陳留圉人。元康中爲華陰令，遷中郎，轉太子洗馬。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囧軍事，遷廷尉正，歷成都王穎記室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充州別駕，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有集十卷。

徂淮賦

戾鄼城而倚軒，實蕭公之故園。

通典一百七十七

函谷關賦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逶迤，山岡相承。深壑累降，脩嶺重升。下杳冥而幽曖，上穹崇而高興。帶呂河洛，重呂崤阻。經略封畿，因固設險。異服則呵，奇言必檢。遇姦宄于未萌，殿邪偽于萌漸。及文仲

之斯廢乃違仁而受貶聖王制典蓋呂防淫萬里順軌壘場不侵撫四夷而守境豈恃阻于高岑彼桀紂呂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平之愛險獲汝叔之忠箴魏武之墜志嘉吳起之弘心末代陵遲惡羸氏之叛渙乃因茲而自增下凌上替山冢萃崩覽孟嘗之獲免賴博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喚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祖之絕關又見敗于尉項并喜爰處觀妙研精李老西徂五千遺聲張祿旣入穰侯乃傾營陵之出粟築田生衛鞅及商喪宗擢名終軍乘繻擁節飛榮覩浮僞于末俗思玄眞乎大庭

初學記七

酒誥

酒之所興乃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歷代悠遠經口彌長稽古五帝上邁三王雖曰賢聖亦咸斯嘗

書鈔一百四十八引兩條

上疏言授官與本名同宜改選

臺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呂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祖父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詭辭迴避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呂四海之廣職位之眾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嘗其位號所呂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呂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于義爲弘晉書江統傳  
通典一百四

理陸雲上成都王頴疏

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旨陸機

後失軍期，師徒敗績。旨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旨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敎，旨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旨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于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旨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毅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佞性，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諭，不可不合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贊，旨備詛謗。

晉書

陸雲傳機之敗也，并敗書初官屬江統蔡克康高上疏云云

謁拜議

呂爲諸郡吏都無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則朝餘佐  
呂下左右皆可從君而拜君所拜統士古者見賓王皆拜今日非  
君臣上下則不拜君之新親者唯餘佐小吏則可君拜斯拜矣君  
之諸父無道謂之事甲辰議臣見諸王直恭敬而已無鞭板拜揖  
雖于皇帝爲諸祖諸父其義皆同又河南河內諸郡吏前後亦爲  
太守伯叔兄謁拜者其比甚眾矣御覽五百四十二

太子母喪廢樂議

永監元年冬

春秋傳曰母子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眾子經無明據于  
義爲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  
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通典一百四十七

奔赴山陵議

往者湯陰之役羣寮奔散義兵旣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

罪至于晏駕之日山陵卽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目上應受義  
責加貶絕注別黃紙不得敘用至于先有他故去職或曰喪疾免  
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  
避外孫甯之變蘧瑗出閼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  
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于山陵故當從時宜曰立喪貶依王政而  
正準繩不可偏抗古義曰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曰爲  
分別遠近則典而不賜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曰  
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準退免法注別黃紙三  
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用故不得奔赴宜  
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曰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  
州伯輒畱應赴之人而令失節于王庭坐于周官九伐之法應在  
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通典八十惠帝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云云

大喪未終正會廢樂議

永嘉元年冬

自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曰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于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遐密諒闇之事或曰縗麻卒禮或曰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通典一百四十七

陽秋之義去樂卒事

宋書禮志三

拜時有周喪議

已拜舅姑者宜準女在塗之禮齊縗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全于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旣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已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于女氏若已見舅姑雖則衽席之接固當歸葬于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

親迎女未至而有齊縗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

于內次卽位哭又齊縗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卽納徵而可

正御矣

通典五十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黃門郎李衡女已拜時後各有周禮備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

送同議

諫愍懷太子書

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卽人主得卽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

其一曰六行之義卽孝爲首虞舜之德卽孝爲稱故太子卽朝夕

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于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卽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日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

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淑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率之功故虞舜曰五臣與周文曰四友際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之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廟之風扇于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

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繩足履革舄呂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呂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贊昌昌篤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昌篤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曰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

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瑞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脰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于丹檻刻角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礮家失身醜名彰聞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日駕鼓車劍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時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日爲盡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日呂天下而供一人呂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聽者也是呂士農工商四業不離

交易而退。召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版。夫版婦買賤賣貴，販鬻菓果，收十百之盈。召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召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圃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召爲恥。乘召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圃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

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縉脩牆壁，動正屋瓦。臣召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目拘攀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爲宜。晉書江統傳

### 徙戎論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

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昌道化率導而昌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自殷之高宗武丁而憚于鬼方有周文王而忠昆夷猶犹漢祖困于白登孝文單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昌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何之議昌不臣是昌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昌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額執輶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昌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昌爲己用故申繩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連與羌戎當春秋時義

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繙絕。北伐山戎，召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氐，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種。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罿，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呂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徒，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召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軍，屠破城邑，鄯臯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于

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乃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言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呂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疚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休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川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曰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呂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呂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呂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

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構育眾盛，則坐生其奸心。召貞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爽，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罪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皆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廢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閑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召充國子明，能召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召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癟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

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冀盡息之有期若祐  
旱之患雨露誠宜鎮之曰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  
瘁之眾徒自猜之寇已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繙業  
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  
戎狡猾擅相署號攻城野戰傷害牧宇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  
今異類瓦解同種士崩老幼繫廩丁壯降散禽離獸進不能相一  
子臣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  
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臣致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  
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  
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已兵威  
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  
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于未  
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久則能轉禍爲福因

敗爲功。佈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災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成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繆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自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已廩糧，遣居者，已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艱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顥成車屢征。中平中，呂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于彌、扶羅求助于漢，已討其

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隙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廝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自一部大彌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殷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矣。滎陽句驪木居，遼東塞外，正如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已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蠶蠶，況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召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計爲長。晉書江統傳又華書治要三十弘晉書又通此一百八十九御覽七百九十四

正刑論舊抄五十五引王隱晉書江統

爲廷尉正作正刑論文今佚

弧矢銘

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士名珍東南之美易占猶集詩占蠶兒伐叛采服用威不競

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三百五十

珍珠銘

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令生廉聲昌

藝文類聚八十四初學記二十七令生作金生

江電影

彪一作彪字思玄，統子。州舉秀才，參平南溫嶠軍事，還爲州別駕，辟司空鄒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庾冰鎮江州，請爲車騎長史。尋爲庾翼諮議參軍，復補長史。呂平于璣功除尚書吏部郎，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拜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復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有集五卷。

立琅邪王議升平五年

兄弟不相爲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于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爲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于父僖公兄也而齊于子旣明尊之道不得復敍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祖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㠭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敍而上下洽通于義爲允應繼大行皇帝通典八十年

尊周貴人爲皇太妃議

隆和元年

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辱蒸蒸之心昊天罔極豈常忍父卑賤不㠭徽號顯之豈不㠭子無尊父之道理窮義屈辱所居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子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

子尊不加父母也。或曰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昌追王太王、  
主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興自此始也。是曰武王  
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案禮幼不  
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  
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苟悅目爲孝莫大于嚴父，而目子貴加之  
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目尊號，而厚其金寶  
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  
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于宗祧，自先君之命命之  
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  
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  
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  
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自酬鞠育

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臣下有夫人九殯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曰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若太夫人于名禮順矣

晉書禮志下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太和六年

晉書禮志下

案賀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爲臣皆斬縗爲夫人則齊縗周天子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異但文有詳略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

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訪服議軍江隱云

答高崧訪

嵇子茂琰廣陵人晉書作嵩

案大功之末可已嫁子小功之末可已娶婦又已小功卒哭可已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爲此議者皆于爲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爲主娶妻則已爲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于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又未大功

之未娶婦于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爲者重所虧者輕又準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通典六十高松訪江彪若

蘇部江弱善性錄作艱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終

全晉文卷一百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淵

淵統從子大興中爲博士

王式事議

繼父嘗同居而後別者。繼子猶制齊縗三月。案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則崇敬。妻道無愆。死則制服畢葬。乃歸。伉儷之義。大較爲舉。但不能遂居哀次。自此爲失。方之繼父恩義爲崇。式爲人子。慎終志篤。豈忍。吾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是吾愧仰。慮從其重。今報吾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降。仲尼抑而不貶焉。君子已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于戾矣。通典九十四作江淵即江淵唐避諱

改

遺亂父母乖離議

江淵

流避離隔便令行喪案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咺致贈春秋議其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今正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古乃後行喪于禮未失

通典九十八作江泉

墓毀服議

凡所召改葬者必由王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召爲發墓依改葬服總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達禮之士召爲其罪輕于盜長陵之土雖同主于敬事實有異恩召爲墓毀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

通典一百二

招魂葬議

凡葬之言藏所召閉藏屍柩非爲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召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召明永

制通典一百三

江適

適字道載，統從子。歷蔡謨征北參軍、何充驃騎功曹、試守太末令，遷吳令。殷浩曰：「爲中軍諮議參軍，遷長史，免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領本州大中正，遷太常。」有集九卷。

風賦

惟渾成之既載兮，統天地以資始。綱宇宙以結羅兮，洞萬形而通紀。莫適柔健，靡測陰陽。于音罔微，在體無方。假姿眾象，借韻宮商。若颶厲狂震，觸物怒號。卷揚江海，迴拔陵崕。巨鶴遊懶，召退翼爰居。喪宿而遐逃。故文類

述歸賦

時運逝其何速，素秋奄已告季。虛柳中于昏日，義和宿于房位。微寒淒其薄人，凝霜粲其朝墜。林飄飄以灑葉，陽茫茫而摧條。菊發華于高丘，雁辭北呂。南幕 故文類

井賦

惟大朴之既判兮，聖應務召表靈。演八卦而極用兮，運五材而贊生。鑽丹暉于金石兮，引黃泉乎杳冥。巽下火而鼎立兮，木上水而井成。于是太制既契，物遵其微。阡達瓜分，廬宅星列。脩家給之永用，鑿階庭而制穴。穿重壤之十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營之不日，既汲既潔。潛流炤炤，寒泉冽冽。含七德而幾道兮，盡眾善而莫伐。挹之不損，瀦之不充。納而不處，其有興而不匱。其豐先王，借象而辨義。君子擬淡，㠭自綏。神龍來蟠，㠭育鱗。列仙一漱而雲飛。執文類聚九初

七  
學記

羽扇賦

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族于雲夢，散宗儔于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揚，瓊澤冰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呂寒，用之呂暑。制舒疾于一掌，引長風乎曾襟。湯煩垢于體外，流

妙氣于中心

藝文類聚

在于鳥爲凌虛之翰，在于人爲揮風之羽。高下多少，隨人所舉。

書

一百三  
十四  
竹賦

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于自然，含虛中而象道體，圓質而儀天託。宗爽燭列族，圃田綠崇嶺，帶迴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驚風，茂寒鄉，藉堅冰，負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呂潤本，承清露，呂擢莖，拂景雲。已容與拊惠風，而迴繁御覽。藝文類聚八十九

諫鑿北池表

此晉書作上疏

伏承當鑿北池及立閣道，雖湫陼陋小，用功甚微，又役不擾民，賦不及外，至簡至約，誠不可加。然于恩懷實有眷眷，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已表崇高，盛其文物，已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已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

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㠭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讞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貴返于剝有大必盈則受之㠭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㠭二簋用至約之義是㠭唐虞流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㠭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旣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㠭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眾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成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㠭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于自然沖素刑乎萬

國詔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臣玄虛守臣無爲登覽不臣臺觀游  
豫不臣苑沼偃息畢于仁義馳騁極于六蓀慨巍巍之隆鑒二代  
之文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臣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  
秀瞻咨臣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開則庶績惟凝六合咸  
熙中興之盛邁于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  
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  
義在已聞  
藝文類聚九  
晉書江道傳

上疏諫修洪祀

臣尋史漢舊制載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于其中然自前代已  
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  
非常人所參校案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于雲陽  
祭地于汾陰在于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  
是㠯圓丘方澤列于郊野今若于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

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召鑒悟時  
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脩則殷道昌隆此往代之成  
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于天人在  
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  
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  
于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  
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無  
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脩其失不小晉書江道傳哀帝曰天文失  
極前殿親執虔肅冀旨免咎使太  
常集博士草其制適上疏錄云云

又上疏

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于關雍桀狄縱于河朔封豕四  
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于  
下則七曜錯于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召來無乃大異彼

月之餉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于五行故洪範不曰爲沴陛下今  
已畧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篤于禹湯變勤  
踰乎日昃將脩大祀已禮神祇傳日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  
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案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  
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  
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闇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  
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已五行深遠神  
道幽昧探蹟之求難已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  
與此晉書江適傳帝不納適又上疏云云

奏諫山陵用寶器

已宣皇帝願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已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  
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鋪綢之奠瓦器而已  
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効金馬御覽作內寶金馬御覽作因此蓋太妃問御覽已之

情實違先志累世之法今外欲召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

晉書江迺傳御覽五百五十二又七百五十七

選民箴

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召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召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督有位股肱有經豈召處下爲威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召恣物之役實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子顚蕩無殉外物心頗技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載文類舉

六三十一

曹據

據字顏遠，譙國譙人。魏大司馬休曾孫，與左思俱爲齊王同記室。元康末，爲洛陽令。後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永嘉二年討流人王道敗死。有集三卷。

述志賦

慕浮雲以抗操、耽簞食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濁惑、詆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各道。殊塗而同歸、要踰世而並榮。舜拘忤于焚廩、孔悵愴于陳匡。紛迷塞之若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恍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鳳之靡靡、蔽龍旗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詔而砥礪、奮羽儀而翔翔。被蘭兒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處、情悠悠。呂紆結、擣薈草。白掩淚、曾一歡而九咽。藝文類聚

感舊賦

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

文選注白馬賦注

圓基賦并序

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圓基之賦。擬軍政，呂爲本；引兵家，呂爲喻。蓋宣尼之所呂稱美，而君子之所呂遊虛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

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雉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鑄是礪。肉含光潤，形亦應制。于是二敵交行，五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圓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鬪其生，皆目并也。持基合口，連理形也。覽斯戲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詡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旣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于君子。文藝

良馬蹀足輕車結輪

曹毗

毗字輔佐，據從子。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薦補著作佐郎，遷句章令。徵爲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歷鎮軍從事中郎。出爲下邳太守，累遷至光祿勳。有集十五卷。

秋興賦

素秋始啟，清風激晷。葉零玉階，柯委勁楚。離禽嚶嚶，而晨鳴輕帷。翩翩已微，舉夕露穠潤于蘭庭。秋蟲屬響乎廊宇。初學記三

涉江賦

迄趙屯歷彭川，脩岸靡靡。莞葦芊芊，紫蓮被翠。波而抗英，碧櫓乘天。岸而星懸，百籟夕奏。山精夜然，狂颯蕭瑟。已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爾乃江浦彭湧，夜火輝煥。凌錯吐颯，駭鯨噴瀾。采蜂于是汎

波文魚于是登岸

蓺文類  
聚八

觀濤賦

伊山冰之遠迴，何秋月之淒清。曠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溟池，迴衝天井，灑拂滄漢，遙櫟星景。伍子結誓于陰府，洪湍應期而來驟。汨如八風俱臻，隗若崑崙抗嶺。于是神鯨來往，乘波躍鱗。

御覽九百三十八

水賦

魚喪成島嶼之墟，目落爲明月之珠。

御覽九百三十八不著名  
疑承上曹毗今附此俟考

湘中賦

初學記作  
湘表賦

其竹則貧簮白鳥，寶中紺族。濱榮幽渚，繁宗隈仙。萋荷陵丘，蔓蘚

重谷。

齊民要術十  
初學記二十八

魏都賦

百藏之庫，戎儲攸歸。

御覽九十一

百

經柏振露綠椿停霜

御覽九百六十一

果則谷棲山樟

御覽九百七十四

柴梨朱市侯桃丹張

御覽九百六十七

英梅楊李若榴薦桃

御覽九百七十七

楊都賦

海豨鯨鰐

御覽九百四十

臨園賦

青霞曳于前阿素簫流于森管

文選恨賦注又沈約鍾山詩注

詠冶賦

冶石爲器千爐齊設

御覽八百三十三

冶成賦

含彩可㠭寶珍

文選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注

空簾賦

全晉文卷一百七

七四

人

嶧陽之桐植穎巖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頸連翩窈窕纓呂金采絡呂翠藻其絃則鳥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置自吟于是召倡人命妙姿御新肴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颺沓呂平雅前溪摧藏而懷歸東郭念于遠人參潭愁于永違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引兩條

鸚武賦

并序

余在直見交州獻鸚武鳥嘉其有智歎其籠樊乃賦之曰

其形則雉顧鵠咷飛跡雁息丹喙含映紺葩煥翼森森脩尾蔚蔚紅臆金采員豐千雙眸朱藻爛暉于首側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

馬射賦

脩埒坦其平舒

文選褚白馬賦注

奔電無臣追其蹤逐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侶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會動躡驚風于是抗孫陽之櫛鬢繁弱之弓

輕足觀其雲合妙手乎馬爭雄

胡文龍跋  
九十三

對儒

或問曹子曰、大寶已舍珍爲貴、土已藏器爲峻、麟已絕迹、標奇松、  
已負霜稱雋、是已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淳滄瀾、而龍蟠吳  
季、忽嘵萬乘、已解印、虞公辭崇巖、已顧神梁生、適南越、已保慎、固能  
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晦冥風、弱挺  
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  
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已騰廣漠而萋薄、排素薄而  
青葱者矣、何必已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  
據大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眞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  
汎位、已核物、扇塵教、已自蒙負鹽車、已顯能、飾一己、已求恭退、不  
居漆園之場、出不踰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趙不希驥駒之

蹤徒㠯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蕡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于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㠯合俗子若云俗果非私則俗非不可㠯苟從俗我紛㠯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㠯御逸驅承勁風㠯握秋蓬役恬性㠯充勞府對羣物㠯擣怨雙者平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王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要核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寶質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于玄圃躋瑤林于蓬萊絕世事而雋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鯢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洽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㠯瞻殊目之形不步景洞何㠯觀恢廓之表是㠯迷瀛者循一往之智獨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曉在儒亦儒在道亦道

遲屈則紓其清晦，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咸宣。亥敷夕凝，朗風晨鮮。道曰才陽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于百揆。虞音齊響于五絃，安期解褐于秀林。漁父擺鉤于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于慶雲，招儀鳳于靈山。流玉醴乎華閣，秀朱草于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蠅蛄無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曰終篇。

晉書文苑  
曹毗傳

### 雙鴻詩序

近東野見有養雙鴻者，其儀甚美，又善鳴舞。雖志希青翠之遊，身非已有，物之可感，良謂此也。

藝文類聚九十一

### 屏風詩序

予爲黃門，在直多懷，遂作詩書屏風。

御覽七百一

王開領

見宋書符瑞志亡

黃帝讚

軒轅應玄期幼能總百神體鍊

初學記作統

五靈妙氣含雲霧津摻石

曾城岫鑄鼎荆湖濱詔焉天扉闢飄然跨騰鱗儀鬱

長風褰衣

躡紫宸

載文類聚十  
一初學記九

神女杜蘭香傳

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養之于崑崙之山于今千歲矣

蘭香降張碩家輒齋瓦檻酒氣芳馨

書妙一百四十八

香戒張碩曰不宜露頭面

書妙一百四十二

請雨文

下邳內史曹毗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戾旱亢陰消川竭谷虛石流山燒天無纖雲野有橫飆盛夏應暑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

湖邊邊農夫，輞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雲根山積，而中披雨。  
足垂零而復散，聖主當船而減味。牧伯忘餐而過晏，民庶捐心而  
噭感。措紳不期而同歎，斯亦憂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賦文類聚

百一

繆世應

世應一作應世，爵里未詳。

案當在惠帝時

太尉石鑒碑

君爲治書侍御史，朝廷已公雅節，不羣直方其道，仍授準繩之官。  
頻居爪牙之任，膺躋虎視，而庶僚風靡。書鈔六十  
二引三十條

張翰

翰字季鷹，吳郡吳人。吳大鴻臚儼子。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  
掾，棄官歸，有集二卷。

首丘賦

見本傳亡

杖賦

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神性之極妙壹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絲妙匠鑒乎林阿顧聊乎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臨蹠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哉于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眉額朗金爲其觜距見文類卷六十九又略

豆羹賦

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籜盈篋香鑠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杯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綴憊追念昔日啜菽永安執文類卷八十五初學記二十  
六二十七御覽八百六十一

太羹居正眾味歸宗

書鈔一百四十四

詩序

永康之末疾苦癩瘵故人頗候之常呂閒靜爲著詩一首分句改

紙各有別讀

別學記  
二十一

張韓

韓爵里未詳

案韓氏  
翰之誤

不用舌論

論者曰爲心氣相駁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曰畱意于言不如畱意于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畱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效神仙靈龜啟兆于有識前卻可通于千年鸚武猩猩鼓弄于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

歎文類  
聚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七終

全晉文卷一百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琨

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元康中爲司隸從事，歷太尉掾，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立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篡位，已爲太子詹事，冠軍假節。齊王冏輔政，拜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范陽王虓引爲司馬。光熙初，封廣武侯。永嘉初，拜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建興初，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爲石勒所敗，奔段匹磾。建武初，轉侍中太尉。大興元年，爲匹磾所害。謚曰愍。有集十卷，別集十二卷。

爲并州刺史到壺關上表

臣臣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

胡寇塞路，輒召少擊眾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于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閉目觀寇，唯有壘關可得告禦。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召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望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納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晉書劉琨傳

請增荀藩位號表

司空荀藩朝廷之舊臣，變臣忠勤，乃心皇家，其善之望，唯藩而已。

宜增位號授分陝之重水令臣等有所憑準

御覽二百八  
引荀氏家傳

謝拜大將軍都督幷州長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眚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日蟬冕之榮崇  
召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昔文召郤穀爲元帥而定  
霸功高祖召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闡禮之德戎昭果  
毅之威故能振豐功于荆南拓洪基于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  
俯懼折闇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馮異垂翅而奮  
翼于灘池皆能因敗爲成召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  
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冒承寵  
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已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于寵  
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繕至奉認臣  
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  
禍蠻狄縱毒于神州夷裔肆虐于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

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  
睿質彌光升區宇于旣懶崇社稷于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  
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  
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贍已彰毫釐之  
效未著頃召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殲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  
刑書臣明黜陟是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  
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  
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城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  
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慄懼于隣越已爲朝  
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塔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  
羣生莫識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晉書劉琨傳

又表

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簞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  
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  
護軍將軍綸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于  
晉路金鼓振于河曲崤函無虞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  
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以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  
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勒昌  
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  
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  
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憲成舉臣所曰泣血宵吟扼腕  
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  
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投存者唯臣是曰勒朝夕  
謀慮曰圖臣爲計閼伺閒隙寇鈔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

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子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

進計則勒襄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  
征營痛心疾首形畱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  
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一虜勢不竝立聰勤  
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

無恨

晉書劉琨傳

讓司空表

晉書劉琨傳文佚

勸進表

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難呂隆中興故猶  
允殘周呂啟宣王亘猾竊漢乃發光武陞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  
勞謙恭已卑呂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  
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呂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  
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劭遐邇歸心況  
陛下道邈天宗勸莫與一且旨親召賢義實兼之是目琨敢緣天

文人事徵祥之應昧死上事。臣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臣羣心爲  
心忘其身。曰萬物爲公。則宗廟蒸嘵。不替于今。逆廟通遠。一討而  
滅。無負于天王。無愧于七后矣。執文類

又表

臣聞台宿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卑。同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過充  
三史。國之宗情。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固曰四海爲公。智周  
萬物者。不曰一身爲私。舜禹揖讓。召陟帝位。湯武征伐。召濟時難。  
彼曰王者。還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遺躬。其致一  
也。期于愛民治國。應變合道。曰爲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  
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邪。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夫人之心。  
絕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無所措其手足矣。  
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國家之統。俯絕烏鳥之情者。  
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塞吳濞之旗。皆能宣

其臣節，據其私忿，戮戶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憤。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效，雖墮九泉，猶曰明白。同上

又表

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俛從吏議，示總萬機布蕩曠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倫咸被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晦三辰，靈祇稽應，華戎同載，加昌王室中微，邦基將絕，遺民元元屬命。陛下昌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固所負荷，誠宜遺小禮存大務。援據圖錄，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曰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誠，開塞之所由也。同上

又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何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

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碑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碑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召君所召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召乏饗故屈其身自奉之知黎元不可召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召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于有虞十年過于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虜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綏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受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

使還仍承西朝。召去年十一月不至。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厥數有歸。或多難召。固邦國。或殷憂召。敬聖明。是召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召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召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聖姿合于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識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肅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召過之。陛下撫寢江左。奄有舊吳。柔服召德。伐叛召刑。抗明威。召攝不類。杖大順。召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召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召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願然、莫不欣戴、聲敎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王之崩、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也。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徵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速理之木。召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而同辭者、動召萬計。是召臣等、敢攷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召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召社稷爲務、不召小行爲先。召黔首爲憂、不召克讓爲事。上召慰宗廟、乃顧之懷。下召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于枯蕪、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召殆。曠之浹辰、則萬機召亂。方今踵百王之季、

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已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某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冒絕敵人之志，內冒固閭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懼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竝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臣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閻訓、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勦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文選魏文類聚十  
三晉書元帝紀

上言請曰：樓煩等五縣地處索頭猗盧

盧兄馳有救勝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于新興，召其地處之。

薦任光文

武士相見別駕從事任光識量簡大執心貞固使得對揚紫庭必能撫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亮采召弘急賢之義

初學記二十

上太子牋

太子卽愍帝

聰曰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卽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竝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

與丞相牋

不得進軍者實凶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錄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十日夏則桑椹冬則蠶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想吳孫韓白猶或難之況召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臣殄強寇

書鈔一百五十六御覽三十五又四百八十九並引王隱晉書

昔車騎感猗駒救州之勳表召代郡封驅爲代公見聽時大駕在

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㠭封事見託，琨實爲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卽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㠭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爲失禮。然蓋㠭救弊耳，亦猶浚先㠭遼西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啟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爲所破。紛錯之由，始結于此。雁門郡有五縣，在陘北。盧新并廩官國甚強盛。從琨求陘北地，㠭竝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既非所制，又于琨殘弱之計，得相聚集，未爲失宜。旣徙陘北五縣著陘南，盧因移頗侵逼浚西陲，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恕，危弱而見罪責。

琨傾身竭辭，北和猗盧，遂引大眾躬啟戎行。卽具白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聰宜時討勤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節抑挫臣銳氣。臣卽解甲遣虜，罷歸國。

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

平昌召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隴右故得無恙

焦求雖出塞鄉有文武膽幹苟晞用爲陳畱太守獨在河南距當  
石勒撫綏有方琨召求行貝充州刺史後聞苟公召李述爲兗州  
召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日而論至于膽幹可召處危權一時之  
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召求已與玄構  
隙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連遣信  
使求刺史是召遣兄子演代求領兗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  
是斬王叡走趙固云云今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南演今  
住在廩丘而李述却鑒竝欲爭兗州或云爲苟公所用或云爲明  
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輒敕演謹自守而  
已

傳長安消息主上是秦王

致裘一領亦達其情耳

答晉王牋

謹當躬自執佩馘戮二虜

晉書劉琨傳建武元年元帝轉  
頭爲侍中太尉并贈名刀琨答

與親故書

時聞祖逖被用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

答太傅府書

僧遣使驛離間其部落淵遂怖懼一大于南奔蒲子雜虜歸降萬有餘落

聰彌一上黨龐悼不能禦

安居走利韓逼授書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浹辰之間名將仍殄  
卽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鷹揚將軍趙  
擬梁余都尉李茂與倚并力輕行夜襲賊捐棄輜車宵遁而退追  
尋討截獲三分之二當聰彌之未走烏丸劉虎構爲變逆西招白  
部遣使致任稱臣于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聰而討虎自四

月八日攻圍

與兄弟書

單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檢送

御覽八百九

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

案何字疑衍

前得安州乾茶二斤、蘆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恆假真茶汝可信致之。

御覽八百六十七又北堂書抄一百四十四引

未三句吾應體中煩悶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也

與石勒書

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于紛擾之中，奮臂于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㠯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

義兵附逆則爲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剋，而終必殄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眾百萬，橫逸宇宙。所呂一旦敗亡，正呂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呂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呂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將軍呂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蠭寇不足埽。成敗之數，有侶呼吸，吸之則寒，噓之則溫。已上四句從十六國春秋十一補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呂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呂來，誠無戎

人而爲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遐想蓋已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于機神雖不視兵書間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

已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晉書載紀石勒傳  
藝文類聚二十四

又見十六國  
春秋十一

答盧諱書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暘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已悲歎然已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白頃輒張困于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猶由疾疚彌年而欲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于隨

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驥騤倚軒于吳坂，長鳴于貢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勘之而已，不復屬意于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召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文選裁文

類聚二

書

十六

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移檄州郡

已與代公，猶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條。猶盧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賊，順天副民，翼戴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受任通和，十六

閩春秋

十一

散騎常侍劉府君誌

爰自上葉帝堯之崩，堂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雋。淑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疾仍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衝飙摧華，閨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若紳顏。範于高模，邦國彌悼于墮哲。藝文類聚四十一

與段匹磾盟文

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固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骸骨曝于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召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龍靈叨竊台岳，臣碑世効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殞

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㠭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㠭神明結之㠭盟誓故齊桓會于邵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于踐土而諸侯茲順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㠭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㠭翦更二寇有加難于琨碑必救加難于琨亦如之縕緹齊契披布曾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薪文類聚

三十三

祖納

納字士言范陽遼人元康中平北將軍王敦辟爲從事中郎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元帝爲丞相引爲軍諮祭酒免後㠭溫嶠薦除光祿大夫上趙王倫疏請宥東萊王越北海王實

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雖既殛

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平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呂御眾設從罪呂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寶獻王之子明德之弟宜蒙特宥呂全穆親之

晉書文  
六王傳

祖逖

逖字士稚納弟元康中爲司州主簿後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永興中棄官後避亂淮泗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拜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進平西將軍改平北將軍河南平進鎮西將軍大興四年卒贈車騎將軍

渡江誓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晉書祖逖傳又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蜀文卷一百八終

全晉文卷一百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歐陽建

建字堅石，勃海人。石崇外甥，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  
守，有集二卷。

登櫓賦

登茲櫓也，遐眺闢曾軒也。高眄仰天塗之絲邈，俯平原之曠衍。嘉  
蒼春之令節，悅和風之微扇。傷觀人隔，周覽四垂。面孤立之峻峙，  
咀曲岸之脩崖。植榆柳也，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寓目忽已終日，情  
亹亹而忘疲。欵文類聚

言盡意論

有雷同君子問于達眾先生曰：世之論者，吾爲言不盡意由來尚  
矣。至乎通才達識，咸曰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

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已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擇；色不俟稱，而黑白已彰。然則名之于物無施者也。言之于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已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言不辨。言不暢志，則無已相接。名不辨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已，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辨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吾故已爲盡矣。〔載文類聚十九又世說文學篇注〕

張觀

觀南陽人

告大常

父昔爲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宣雷頌等理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宣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有喪猶急救之況于君臣之義乎而宣等敢懷讐君之心公肆夷狄之行通典九十九

劉宣

雷頌

宣頌丹陽郡主簿

告太常自理

近爲陳事犯忤加鞭付獄宣頌默然待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絕抱

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

通典九十九

馬平

平元康中爲太常博士

議劉宣雷頌等事

案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宣等昔爲君所棄是爲義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于君已見放逐求還親臨喪事于事則近僞于禮無

此制也。通典九十九

胡濟

濟元康中爲尚書郎領著作有集五卷

灌谷賦

嘉高闢之崇峻兮，臨玄谷以遠覽。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澹  
澹。爾乃涉重險，陟榛薄，倚春木，臨幽壑。漢谷豁以窈藹，高峯巒而  
峩。藝文類聚九

黃甘賦

惟江南之奇果，資天地之正陽。生殊方之妙域，植朱鳥之遐鄉。虛  
漢之南，背江之陰。左協蘭皋，右接桂林。帶激水之清流，向崇山之  
高岑。三秋迭運，初寒履霜。照耀原隰，蔭映林荒。若斐華之繡綺，非  
爛龍之銜金瑞。藝文類聚八十六

奏薦伍朝

臣自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自僥  
倖字道首懷慙匱自終身故令敦襄之化廟退讓之風薄案朝游  
心物外不屑時務字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  
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自勑善且白衣爲郡前  
漢有舊宜聽光顯自獎風尚晉書隱逸

伍朝傳

改葬前母服議

今禮無其章不復特爲之法故取繼母服準事目下得申孝養之  
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已爲前母改葬宜從眾子之制

通典一百二

鄭豐

豐字曼季沛國人司空張華辟未就

見吳志大帝赤烏二年注引文士傳

荅陸士龍詩序

鴛鴦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已顯得登朝  
而弟中漸婆娑衡門然其勞謙接士吐握待賢雖姬公之下白屋

洙泗之養三千，無已過也。乃有垂願，惠我好音。思樂結永好之懽，  
云爾。陸雲

集

又荅

蘭林懽至好也。有君子世濟其美，英名光茂。遭時暫否，福德衡門。  
顧我殷勤，屢辱德音。思與結好，已永不刊。陸雲

集

又荅

南山酬至德也。有退仕衡門，脩道已養和。乘物已存神，民思其治。  
土懷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之信宿。詩人嘉與此賢，當年相  
週。又屢獲德音，情懽心至。故作是詩焉。陸雲

集

車永

永字茂安。

與陸士龍書

永白，聞因王弘季有書，怪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鄧令

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固然老人及姊自聞此門，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忍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愛恤，季甫惄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感，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蟲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貞爲愁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陸雲集同學  
紀聞二十

荅陸士龍書

永白卽日得報，披省未竟，懼惠踊躍，輒于母前伏誦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懼怖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荅不復多。車永白。同上

王琨

琨元康中爲新城令入拜尚書郎

案王導長子恂無子召弟恬  
子琨爲嗣屢適歸始與郡公

累遷丹陽尹羊代  
不相合非卽此也

薦范喬

喬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梗志窮巷

筆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

晉書隱逸范  
案傳梁子喬

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呂參選尚書郎王琨乃薦喬

刀協

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惠帝時爲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歷成都王穎趙王倫長沙王乂多軍司馬東瀛公騰臨漳長史轉潁川太守懷帝初遷河南尹未拜渡江元帝召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尋爲丞相左長史建武初拜尚書左僕射大興初遷尚書令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王敦之亂出奔遇

害

奏爲顯義亭侯煥選官屬

告魏臨淄侯曰鄒廟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書

煥傳  
煥耶王

奏請緩征徐龜

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阤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盈致人不致于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

晉書蔡豹傳尚書令刁協奏

駁孫文上事

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子乎自皇祚已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

通典五十二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  
太子不應祭豫章京兆二府君僕射

復肉刑議

楊

聖上憫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眾，欲行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獄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刑甘死，若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在刑例則進退爲允。晉書刑法志述典一百六十八尚書令切協等議

李矩

矩字世迴，平陽人。梁王肅目爲征西牙門將，討齊萬年有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都護。謝病去，東海王越目爲汝陰太守。永嘉中，太尉荀藩承制假染陽太守，加冠軍將軍，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召距劉聰，功除安西將軍，都督河南三郡軍事。染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元帝卽位，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後爲石良所破，率眾南歸，至魯陽墜馬卒。

救郭誦

汝識存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于鄉臨難逃走，其必畱之。

告書  
李斯傳

傳

禱子產祠

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因胡臭羈，何得過庭。

晉書李矩傳又  
十六國春秋四

張林

林常山真定人，黑山賊張燕曾孫。爲趙王倫通事令，史倫篡位，拜尚書令、衛將軍，封都公。爲孫秀所譖誅。

與趙太子芬牋論孫秀

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擾亂朝廷，可一時誅之。

晉書趙王倫傳

陳夫人碑

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目，長人嘉德。足已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實備

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  
德靡顯靡摩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  
其身藝文別聚十八

鄭方

方字子回

獻齊王問書

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曰長安貴也今大王安不  
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徵命當使天下穆如清  
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  
大王自目功業興隆不目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  
下雖蠶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敵血  
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  
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目狂

愚冒死陳誠

晉書齊王問傳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歎書于問

王豹

豹順陽人爲豫州別駕齊王問爲大司馬呂爲主簿上牋見殺致齊王問箋

豹聞王臣譽譽匪躬之故將呂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呂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則罰不足曰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呂爲誼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召荐而逆耳之言未入于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呂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閒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于舊魏新野大封于江漢三面貴王谷呂方剛強盛竝興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臣難賞之功披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

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蕪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冒淺見  
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  
不敢入闕九鼎所自然者天下習于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  
自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自蜀南土之官  
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于外盡忠于內歲終率所領而貢于  
朝簡良木命賢儕自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  
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  
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淡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恩宛  
許可都也

晉書忠義  
汪豹傳

重致齊王回箋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  
敕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

奏劾尚書梅陶

臣聞放動之殂八音過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已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尋來月聖主編索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已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吉書鍾雅傳

顏含

含字弘都琅邪華人惠帝時太傅東海王越召爲參軍出補閩陽令元帝鎮下邳復爲參軍及渡江召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補太子中庶子明帝時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太司農成帝時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右光祿大夫光祿勳呂年老致仕後二十餘年卒年九十三謚曰靖

駁陸睢假歸制日

陛下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  
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  
還不須制日舊書陸避傳咸和中求歸并請墓有司奏

御鑒

鑒字道微高平金鄉人趙王倫辟爲掾稱疾去職倫誅司空何  
劭引爲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元帝承制假龍驤將  
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  
徵拜領軍將軍明帝卽位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  
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徵爲尚書令王敦平封高平侯遷車騎  
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成帝卽位進車  
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兗州刺史蘇峻反進司空都督揚州  
八郡軍事峻平加侍中封南昌縣公進太尉卒年七十一贈太  
宰謚曰文成有集十卷案晉書紀鑒傳有詩蘇峻書師文載文  
類聚三十三目爲庾闢作今編入庾闢

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召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召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召即執政，執德弘淡，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方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噓，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悔，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遭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今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曰小才，願備行人，昔虜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已盡，況豹雖陋，大州之綱

紀文選傳亮爲宋公脩張良廟敍  
注引皮預晉書大州上有故字  
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  
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晉書忠義  
王豹傳

鍾雅

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繇弟仲常之曾孫。爲汝陽令。徵著作佐郎。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江東。元帝爲丞相。引爲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又轉北軍中候。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明帝時。加廣武將軍。徵拜尚書左丞。成帝卽位。遷御史中丞。拜驃騎將軍侍中。蘇峻反。從駕石頭遇害。追贈光祿勳。

奏改太廟祝文

陛下繼承世數。于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呂功德爲世宗。不呂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晉書鍾  
雅傳

上疏遜位

臣疾彌留遂至沈篤自忖氣力差墮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木曾無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呂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于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呂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謙平邇貞正素望所歸謂可呂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邇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臣敢希祁奚之舉晉書鑒傳

周札加贈議

卷之二十一  
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呂死節復位周札呂閉門同  
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旨上皆與  
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  
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呂古況今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  
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

晉書周札傳

又駁

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  
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

晉書周札傳

書

鑒頓首頓首災禍無常奄承遺難念孝性摯慕兼剝不可堪勝柰  
何柰何望遠未緣敘苦已增酸楚鑒頓首頓首

清化閣帖

郗愔

愔字方回鑒子成帝時襲爵南昌縣公徵拜中書侍郎歷驃騎

何充征北褚裒長史，遷黃門侍郎，轉臨海太守。因疾去職，居章安十餘年。簡文輔政，徵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遷都督徐充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充二州刺史平北將軍假節，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簡文卽位，就加鎮軍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孝武時致仕，徵拜司空，不起。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有集四卷。

上言魏隱事

功曹魏隱周喪內迎婦，拜時鄉曲百違禮譏之。

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將軍鄒暉言

論喪遇閨書則時

省別書并諸儀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于理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閨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閨正月遭艱，便應自十二月祥于時，則未忘周年于忌。

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許，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厯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舍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閏，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己月爲斷者，數閏。己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出，蓋己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目。己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己吉爲忌，干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于凶事尚遠，蓋施于十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卽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卽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卽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卽旣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別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

雜帖

九月七日情報比得章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不新差難  
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情報

消化開帖二

二十四日情報比書想悉達日諒弟佳不及數字情報

同上

遠近何也王右軍竟去不付石首干一節

同上

想親親悉如常敬豫何當來耶道祖故未善差恆在尚書不見來  
多日

同上

全晉文卷一百九

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模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九終